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舉人臣吕日永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傳一

名臣

葉伯巨鄭士利傳　方孝孺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砦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為縣學弟子員善説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頋

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将言之況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令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寛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

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借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

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為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為河南懐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

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懐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从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

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戸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戸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戸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

知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耳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俛首而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

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已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桂彥良傳　史明古

桂彥良者慈谿人也洪武中以文學為司經正字事懿文皇太子於東宮高皇帝甚重之嘗呼為老桂而不名貴妃薨上詔皇太子服齊衰期杖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蓋諸侯絕期以下無服諸侯之庶子雖為其母亦厭於嫡母不得伸其私故權為此制也然則諸侯之世子不為庶母服也明矣今陛下貴為天子臣雖不肖地居嫡長幸得備位儲副而為庶母服

期非所以敬宗廟明正體重繼世也上必欲太子服之太子終不奉詔上怒顧取劍太子走上逐之羣臣震讋皆不知所為彦良當前跪抱上泣曰陛下之於太子愛之深故責之重也上為之止彦良乃追太子及之諫曰貴妃逮事至尊殿下當緣君父之情為之制服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也因持衰衣之太子不得已乃拜以謝上怒解擲劍於地曰老桂爾今日竟能和朕父子者矣上嘗詠科斗詩曰池上看科斗分明古篆文詔彦良足

成之彦良頓首曰只因藏水底秦火不能焚上悅彦良後遷晉府右傅致仕卒

周憲使傳　黄佐

周志新字日新南海人文皇帝甞呼為周新因改焉而以志新為字洪武己夘舉於鄉筮仕大理寺評事每有疑獄一言而白壬午拜監察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或怖小兒輒曰冷面寒鐵公來皆匿永樂元年廵按福建奏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

此頡頏兩非統屬令都司所轄各衛每府官過門或遇諸途輒怒府官不下馬甚致鞭辱僕隷衛所公務徑行有司理辨稍不從即呵責吏典請自今府衛相見行平禮遇諸途則分道而行所有公務不許徑行府縣有司官吏毋得凌辱遇聖節正旦冬至在外衛所悉於府署行禮開讀詔書雖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差人都司毋與上悉從之二年廵按北京時制令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免罪就發北京民稀處種田監候詳擬往復數月

多死獄中新奏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擬待報其吏民犯徒流者悉從北京行部或廵按詳允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滯之患上不負寛恤之恩上諭都察院官曰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决者許其收贖燕民大悦三年九月擢雲南按察司未赴有㫖改浙江有寃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無患矣乃至洗其寃放之自是巽政日多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僧寺有之去城差

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䰟報我矣發之得婦人屍人稱為神明一巨商遠還未抵家而日暮恐孤行為人所圖潛以其貲置一祠石下至家妻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無有也往訴之新新曰必是爾妻有外遇也覆之果然盖歸語妻時摟之者竊聽先往取之矣遂并治之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乙曰我傘也彼奪之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荅曰傘

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燭奸類此
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初往浙道
上蠅蚋迎馬而聚尾之見一暴屍惟小木布印及至任
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鞫之乃刼布商賊也悉以其贓
召布商家給之家人大驚始知其死於賊也它如辦豆
獲盜人皆服之其除暴類如此會夏秋潦窪田盡没永
樂九年湖洲府無徵糧米一十七萬二千四百餘石所
司一槩催徵民日逃亡奏乞遣官覆驗上即命戶部覆

實蠲免嘗巡屬縣微服觸縣官收繫獄中與囚語遂知一縣疾苦明日往逆乃自獄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由是諸郡邑吏聞風股栗莫敢恣肆錢塘知縣葉宗行號廉能嘗偵之入其居無長物惟笠澤魚腊一束其家所寄者也袖少許以出明日召飲出示葉葉益砥礪號錢塘一葉清後卒於任為文往祭哭之甚哀其旌别淑慝類此寮寀一日餽以鵞炙懸於室後有遺者指示之新未顯時其妻治𦓫以給及同官内燕判叙布裙以

往大類田野婦各相嘶悪吏爲譫素其廉介類此故當是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澤及無告民自不寃雖三尺童子皆誦其美焉初錦衣衛指揮紀綱用事使千户往浙緝事多作威福受吏賕新時進湏知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縶之千户脫走訴於綱綱乃更誣奏新上怒令馳馬逮新承綱意者搒掠無全膚既至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内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

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他日顧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廣東上嘆曰廣東乃有此好人耶枉殺之矣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新既不祿其妻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然都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新無子景泰初其妻卒於家浙人在廣東藩臬皆會葬云

贊曰嗚呼新之死於紀綱也誠可哀也哉律身之廉臨政之明洗寃澤物之仁與夫持風裁臨患難之直而不

撓可謂剛且大也語曰直木先伐又曰物忌芳潔其新之謂與同里彭森傳其行曰公發奸擿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擬人於其倫矣又曰被刑之夕司天奏文星墜上以是悔自後見一人衣紅立日中呵之問為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為陛下治奸臣貪吏言已不見天顏憮然嗚呼豈其然乎豈亦鄭伯有魏元嵗之比乎近世劉球毛吉為奸盜所殺嘗附魂於人傳者亦著其說夫何疑於新乎要之新

之清風勁節固不待於此而自可傳於不泯也

愧齋先生傳　王鏊

愧齋先生陳姓音名字師名福建莆田人為人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若無所幅尺遇人無貴賤賢愚輙傾盡小事無可不可輙曰也罷人戲稱為也罷先生又稱愧齋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胸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自羅倫王㣲等貶斥中外結舌以言為諱先

生為編修上疏曰竊見近年災異屢見雨暘愆期翰林

論思之地也臣敢不竭其愚臣觀春秋二時陛下雖開

御筵以講聖學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甞問下有所

見不敢陳顧于退朝之暇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引對

便殿少霽天威有疑輙問務使聖心渙然而止方今人

才日降言路日塞異端日熾宜召還致仕吏部尚書李

秉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評事章懋給事中王徽舉人

陳憲章置之臺諫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號禁止創建

寺觀則正人用言路開妖妄息不報司禮監王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默先生忽奮然大怒作而言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内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於是言者大沮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没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仕偉家收縛仕偉拷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闖焉先生其隣也登墉呵之曰爾何

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不畏西廠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某也聞者為之縮頸劉文穆之起復也先生自南京與書止之文穆不悅其後當路有缺吏部擬先生文穆輙沮曰某腐儒也不可用先生由進士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寺少卿九年乃進卿云先生為文典實有理致尤邃於經學四方舉子質經者填門塞坐得一語人人各厭其意中外顯仕多出門下者　太史公曰語有之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信哉余觀愧齋先生平居恂恂語若不出口至其疏時事叱邏卒排衆議何其壯也於戲其所謂篤行君子者乎

太傅王文恪公傳　文徵明

公名鏊字濟之世稱守谿先生吳洞庭山人也其先有百八者自汴京扈宋南渡遂居山中至是族屬衍大號其地為王巷其初未有仕者正統間有司選生徒隷學官里中子弟咸走匿公父朝用獨請入學為弟子員後

仕為光化知縣光化未仕時公已有名年十八隨光化
在太學聲稱益藉時葉文莊在禮部召與相見公體幹
纖弱而内藴精明舉止静重文莊大竒之挑試所學益
以為非近時經生所能時王忠肅公翺新逝文莊以公
嫌名相近戲曰失一王某復一王某安知非後來忠肅
乎越日覩具儀帛遣從陳音先生學時陳官翰林有聲
從游者衆獨許公善學無幾盡得其肯綮成化戊子將
歸試應天文莊欲留卒業不果意甚惜之曰科目不足

以挽子也既歸補郡學生一再試不利而文名日益起甲午遂以第一人薦明年試禮部復第一廷試以第一甲第三人及第時制策以教養為問公舉周書無逸易之自强不息以對大要言保治在勤勤在教養倫教養倫而王道成矣反覆數千言皆當時利害人所難言者時承平久朝廷頗怠於政故公以是為言之激而直當國者惡之假以冗長不可讀欲抑置次甲尹恭簡為冢宰不可曰朝廷策士取其能言言而抑之豈臨軒之意

乎因力爭得賜及第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文莊已逝陳先生者方爲編修遂與同列一時以爲盛事九年陞侍講洪治初充經筵展書官尋充講官每進講必分天理人欲君子小人至治亂用舍之際必反覆開導務裨時政時中官李廣用事公隱然有所指陳上退謂左右曰若知今日講官之意乎大抵謂廣也方春上出遊後苑公講文王盤於游田詞嚴意暢上爲竦聽自是絕不復出修憲廟實録成進右春坊右諭德尋進侍講學士充

經筵日講官武宗出閣進兼左春坊左諭德再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弘治甲子陞吏部左侍郎初李廣得幸於上朝士或附麗取寵廣敗贓賄狼籍大臣多被玷汚惟公絕無一蹟壽寧侯貪賤時與公有連比貴方憑藉用事勢傾中外公絕不與通歲時問遺亦輒麾去或者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竊耻之令乃自蹈之耶盖公入朝至是三十年砥節履方不少骫骳一時士論翕然向之孝考末年勵精為治遂用為吏

部且有爰立之漸會公以憂去而仙馭亦遂賓天矣武
宗登極復起為吏部侍郎修孝廟實録充副總裁時上
冲年頗事逸遊中官馬永成等八人實從中導誘給事
中陶諧劉蒞首上疏論之已而諸諫官相次論列中外
洶洶而大臣未有言者公言於戶部尚書韓文此國家
大事治亂所關大臣百寮師率獨無一言救正乎于是
六部相率會疏以請凡會疏必推一人官尊者屬草時
焦芳在吏部曰吾聞大臣格君心之非不聞議其用人

行政之失其意盖不欲居首也公以語韓韓遂奪筆具疏言上踐阼之始不宜狎妮羣小遊燕無度因罪狀八人請逐去之疏入上大怒名諸大臣至左順門中官宣旨詰責因言八人事上久不忍遽逐之意時聖怒叵測衆相視莫敢言公獨進曰今日之舉正為八人八人者實蠱聖心不去將亂天下韓公亦從而言之上知衆意不回將有處分會内閣大臣欲寘八人于理八人者環泣上前抱足乞命事遂中變于是大學士劉健謝遷相

繼去國而文亦以罪去八人遂分布要路瑾居中用事
而天下事權悉屬之矣公時被命與焦芳入閣辦事初
瑾用事芳實首附之劉謝既去芳欲得其位顧公譽望
出己上而一時輿論又皆屬公遂與芳並命然公僅以
本官兼翰林學士仍班尚書後上顧見問得其故遂進
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國史總裁同知經筵事尋
加少傅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日益驕橫
疾視文臣如仇所尤惡者大學士謝遷兵部尚書劉大

夏户部尚書韓文韓既去瑾必欲殺之百方詗伺既無所得而意猶恨之公衆中大言韓文清忠粹德朝野所知萬一死非其罪天下後世謂何後竟釋不問雖瑾自畏公議亦昌言有以讋之也劉在廣西嘗變置土官岑氏至是致仕家居自華容逮去至坐以激變當死公曰所謂激變激之使叛或緣是致地方失守也今地方無虞岑氏守職如故何名激變劉得減死先是有司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及是舉至悉皆餘姚人事在謝當國

時瑾謂謝私其鄉人擬以爲罪亦以公言得釋郎中張瑋等咸以微服荷百觔重校暴烈日中瀕死不貸公亟言于朝謂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極矣吾等何顔復立于此遂與大學士李東陽上疏極言得貸死戍邊他如免逋戍連坐之法正廢后吳氏及景皇妃汪氏喪塟之禮雖與李協議而公從臾賛決爲多時内閣舊臣惟李一人又多卧病不出芳既與瑾合一意迎附又陰賊喜中傷善類惟公時時正言折其奸謀一時中

外戚侍賴之然用事積迕瑾意瑾雖無意斥公而公不可留矣會所言不合遂堅疏乞去疏三上得請詔有司給餘祿終身仍賜璽書馳傳以歸歸二年而瑾敗時公年齒方壯海内咸冀公復起而公優游林泉方以文學自適不復有意當世中外臣僚數有論薦亦皆報罷於是公閒居十有六年年七十有五矣嘉靖三年甲申三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訃聞上為輟視朝一日追贈太傅謚文恪賻米若干石布若干匹詔工部遣官營葬自

始卒至塟賜諭祭者九公歷官自編修十有二遷至少傅兼太子太傅階自文林郎至光禄大夫勲柱國贈其曾祖伯英祖惟道父朝用皆光禄大夫柱國太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娶吳氏張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延詰大理寺寺副延素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延陵中書舍人延昭郡學生女五人適吏侍郎徐縉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宜興縣學生邵鑾中書舍人靳懋仁郡學生嚴

濡公為人敦悃静謐于世寡與而能以道自勝初性恇怯一日讀程子明理可以治懼之言恍然有得曰在我者有理在天者有命吾何畏乎哉自是剛果自信遇事直前無少係吝雖勢利在前不為屈折植志髙明下視流俗莫有當其意者與人處不為翕翕熱而黙然之間意已獨至平生未甞干人以私人亦不敢以私意干之立朝四十年權門利路不一錯足班資上下未甞出口每進官輙遜避不敢當晚益韜斂以踰越為戒令上入

正大統首賜璽書遣行人存問同時大臣被賜者遣子
弟入謝即授中書舍人公不可曰吾在閣日淺忝竊已
多豈可更此儌冒遂自遞中入疏有旨特官一子中書
舍人力辭不允公卒後乃卒授之好學專精不為事奪
少工舉子文既連捷魁選文名一日傳天下程文四出
士爭傳録以為式公嘆曰是足為吾學耶及官翰林遂
肆力羣經下逮子史百家之言莫不貫總嘗言伏羲畫
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為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

上下彖傳繫辭傳文言傳說卦傳共為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分上下二翼于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于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于各卦之後經此三變而經與翼辭非復易之舊矣詩之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朱子一切删去自諷其詩而為之說固為卓見但古人作詩必自有題借使太史國史取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千古之下安知其微意所在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不為無失而朱子不泥序

說獨味詩之本旨恐亦未為得也又言朱子以鄭聲淫之一言遂致疑于鄭衛多指為淫奔之詩然季子觀周樂為之歌衛曰美哉淵乎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夫鄭衛既皆淫詩何季子皆曰美哉於鄭雖譏其細而亦未嘗及其淫也又言諸經惟禮最為繁亂朱子嘗欲以儀禮為經以禮記為傳經傳相從庶成全書然而未暇也其後吳草廬遂各以其類相附如以冠義附士冠禮婚義附士婚禮之類是矣然其中不可附者固無如之何

也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次學次邦國次王朝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襍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及新叙孔叢子之流雜合成之乃自為一書非所以釋經也至於周禮雖皆經世大典而其間亦有可疑者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職也何宫禁婦寺之屬獸人𩟄人之屬皆在而天府外大小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而分掌郊里征歛財賦紀綱管鑰何以謂之教職方氏形方氏述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

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又甚若夷隸掌鳥言貉隸掌獸言

庶氏以嘉草攻毒蠱硩蔟氏覆夭鳥之巢之類是何瑣

屑之甚亦豈必盡可用耶其論春秋王正獲麟尤極精

詳他書論說尤多每言六經淵微不可妄議漢儒傳註

雖未盡聖經微㫖而專門名家各有授受自宋儒性理

之學行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中要有不可廢者葢公

每潛心質義必深竟顛末務其要不肯茍同于俗如此

為文淵宏博贍而意必已出時翰林以文名者吳文定

公寛李文正公東陽皆傑然妙一世公稍後出而實相曹耦議者謂公于經術為深故粹然一出於正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在唐亦惟二三名家耳宋以下若所不屑其見諸論撰莫不典則雅馴麗質兼備至所得意不知于古人何如也惟公之學本欲見之行事屬以記載為職周旋于文詞翰墨之間者三十年未嘗有兵民錢穀之寄時或因事一見而其高才卓識亦自有不可得而揜者弘治末火篩寇邉上備邉八議

正德初論時政四事會去國不果今上登極復進講學親政二篇其他所著如國猷如食貨如儗臯言如教太子皆卓然經世遠圖惜乎不究厥用晚雖邂逅一奮而適丁時艱正言危行幾以身殉蓋方救過之不暇又奚能有為哉及今聖天子圖治方切求賢如不及而公則既老而逝矣嗚呼豈天不欲斯道之行邪抑人事之罪邪方正德之初故老相繼去國天下事未有所付而公又以正去於巳則得矣其如天下何故有隱忍以就功

名者君子與之然自今日觀之果孰多少哉嗚呼人臣之義要當出于正也

毅齋王公小傳　羅洪先

正德間逆瑾僭禮威虐搢紳中稍懷恥者鮮不見忤得禍而先大夫在武選以事不闗白幾就逮余每聞人談瑾事輙恨當時大臣不能相正則已反蒲伏乞哀門下思假其勢以自便是禍搢紳者不在瑾而在此數人也然瑾得肆威虐大抵得藉口祖宗之法以持人長短使大

臣各思自盡無所缺失不得其職則斷斷相諍繼之以去瑾雖兇悍烏能累犯衆難哉及讀象山王君子長所撰毅齋公墓誌始知余言未至也公嘗為御史連上疏指斥時事被杖朝堂除名既歸猶以他事論輸邊其疏有曰撥亂之道貴防於未然及其已成噬臍何及漢之黨錮唐之甘露之變其所由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於戲可謂至論矣瑾之勢至是已成而公云云者蓋自盡其職不復虞其禍之及也瑾伏誅諸謫徙者皆復起當

道衡公故嘗直已竟抑不用於戲用不用於公何與吾獨念瑾未振而縱其萌惡瑾已敗而幸其餘感者不知凡幾人矣而率逃於後死之誅則是可恨也說者多咎韓忠定伏闕之請不行爲縱瑾之漸夫幾事不密韓或有之至於淺露取媚以致報復相尋者誰歟然竟爲時名碩老死牖下一時被禍之人妻孥流離道路困厄病餓隕絶於瘴烟荒塞之外言之使人掩泣拊心不下於黨錮甘露之慘則公爲幸多矣彼其流離困阨既已不

暇他顧而病餓殞絕於遐方者又倉卒于嚴禁之時其多湮没無聞何疑也而公有子子長能暴白行事于既往使不肖亦得以欷歔感嘅于數十年之後方思追戮始禍者以為後鑒則直道豈必盡屈而逃刑者顧可久恃哉子長慷慨自許必不辱公余與之相厚善故傳其事補史文之闕公名渙字時霖弘治丙辰進士初令長樂有善政為御史所上諸疏皆可誦生七子而挺最顯即子長云

張簡肅公傳　羅洪先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矯戾眩飾纖靡憸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其所係何如哉某數歲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治時事且言當時

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最也我朝廷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甚幸没没徒老文字竊所耻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為浙湖兩藩擢副都御史廵撫山陜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搢紳之間倚以為重其後閹瑾用事憚公執法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

仕公去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
假官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乗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
漏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為
公也於是宻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授
雞且鳴易所乗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帝厚
恩恨莫能報頼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之必且
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别後洪先既長見公孫御史
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指之孫也御

史嘗為余言公初為郎中奉使畿内夜遇盜刼其橐得俸銀柒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紿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尊貴家口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録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得子孫無

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帨奠者公返其人御史從傍問故公曰帨以為奠知我廉矣不知帨非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觀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陜西用兵即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為張大語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冐恩賞衘公所為妨已數窘詰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閹用事者聞公名樂與結

納因李西涯戴浮梁傳新喻三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三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三公强之公不得已各報以幣使者纔入內城急追還曰幾悞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公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敷華但忒難為人耳公之處已若此然遇人無問善惡休戚相通不為峭厲山西鎮守閹人劉瑯以公不便已入賄于朝移之陝西及代者至相視無禮悔思至於泣下掌院當考察京朝官三

山林公為吏部欲清汰鄙薄以厚風俗公於中獨多保全有坐帷簿謗者咸欲黜之公曰彼不幸而有遭非其罪也曷謫之使自勵嘗曰寧失不明無為不仁林公亦莫能奪瑾之害搢紳也多詗倉庾之虧以為奸贓公坐楚中耗粮三百石禍且不測翰林武功康公與高陵呂公皆公賞識士也康恃瑾鄉里故以弄語調瑾曰公陜人也陜人愛張某如父母忍相薄耶瑾意始解其後呂與御史云然呂素鳴康之寃言之將以揭康也然公忠

厚之報於是乃見夫喜功者易於矜而持正者近於刻

公捐辭美秩視若贅疣切念一時意氣激發若可矯强

至於功名之際不事表暴與人欵欵而自操之潔凜於

氷霜非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迭用而不悖者烏足以語

此古人有言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近名出死

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人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公不

其庶幾乎宜其遭處聖明先資畢効以身許國逮擯斥

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治時朝廷之

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為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之力若公者是也彼狗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間于朋友責直則訐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忌諱而啟釁端理不制欲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

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慘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為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為列傳抑亦備史闕文冀或風於君子云爾

丘中丞傳 王慎中

嗚呼功之難立名之難成豈獨生才之難哉時變之隆

汙而趨背異其得失人情之好惡而忤合乖于愛憎因時者其事便而見為尚通矯之則足以尊己而鮮濟于時忤衆者其名高而見為寡偶狥之則足以同物而不嚴于衆夫其受材之稟既專致用之宜各適亦足以事副其功業載其名而時變人情之難一如彼故有智力足以因時而固矯之以求濟趣好足以同物而不忍狥焉以取嚴宜其叔兩得之功博無獲之名而猶不免于違時之咎憎衆之謗此魁磊閎達之士所以常悼恨于

功名之難也中丞邱集齋公名養浩字以義由易經起家為進士值今天子新即位盡更正德以來弊政士大夫興慕風采爭欲為材公於其時自視不獨在同輩上直以古人為不足為也賜第未久即受牒知湖之餘姚縣餘姚于湖東西為最劇公為之績業奮起日升月長賢名四出無足而馳疆閫壌望或愧恚不及或傳講以相師勵不知邱餘姚為何如人大江以南部使者撫臣相語炙口至倡以激其部邑士大夫行過湖東西訪為

吏之美者於其土必聞餘姚之名他令森立踴企非不見為賢皆掩於公聲翔於朝遲以為法從滿考召為試御史閱數月真拜方廷中清明侍從皆極一時之選公居其間如楚之在薪同臺多自以為不如令下當議事倚待決公必得聞雖入臺後而預政與宿舊臺僚等大夫中丞咨訪有加焉公卿多欲致公與相締接雅公汎如也不適為好與雅者尤愛而憚之時方清明而當柄大臣進退危疑繫國是得失士心趨向已潛有移奪化

蘭為蕭幾在忽焉公獨早覺不失足他徒羣公中有憂國救世持衡於消長之際冀以負為勝倚助臺中明于得失如公曉然不移者可一二數凜凜乎有寡助之嘆公亦以毋喪去職比起服入臺枋臣改置國更其是公瞿然內憂端居深念未有所發而公未憂去時嘗首論議禮大臣再論宦寺又論戚畹當事者忌其然不欲令久處臺中公故有文名會南畿督學憲臣缺即奏以公往公亦樂得其事謹條教考藝文專意於作人興學自

是不復預臺論矣及終父喪再入臺臺僚多變易宿舊少存者因黙自悲欲乞外而臺資已高於格不得外授上方蒐討古文建典禮於成周之上營立九廟務極曼碩以稱嚴祀制璽書畀公董其役久之資益高遷拜南京大理寺丞葢公在臺其去來遠近之跡淹十五年通其入仕之日殆二十餘年人旦暮望以為公卿公尤雅意本朝以天下善類消長為計其口誦心存未嘗一日不在於海内排擯放廢之名流惟恐其老死而不叙収

甚於巳之失位而咋舌决齒於怙權妨賢之夫如不欲與共立每一縱言日光橫射意氣提出旁聽激竦頗以此取嫉特以前後所領職皆有制書專事視學董役有以黽竭自効得不以極言充責意氣雖過而怨怒未集知之者則信其果有志於世也爲中丞廵撫西蜀則以權當其力欲變一時偷宴之風官司相蔽紿以具文而慮不及職持三尺法爲市苟娱大室要津交以自肥而瘠民公惡之若仇又能窮其微瞍穴竇關節探窒觧剥

無毫髮遁失污吏猾豪營搆巧秘狙伏鬼倏見摘皆驚謂神山谷遐深砦硐眛阻寃苦疾痛舉在目前戶行家到未喻其悉其所長如是諸司既已逆為公折詘公尤思震動恐聳之謦其視聽而新其氣以作起功庸然後與為寛碩以樂其成非專以察斷為嚴而愛不濟者也蜀人已害其不可動而公在西未久功名迅發精采先於諸路時江西撫臣張凈峰公擢總制兩廣朝論以張公名臣難其繼移公往代於是忌者始側目思中公而

害者以流語乘間潛行公亦抗章求退以避之葢公在蜀其意未究其治未終而徒見為多威以宋張乖崖田元均之賢治蜀寛猛不同未聞論者優田劣張然張易嚴以寛必在民信之後而比民之信非前後八年不可雖其自言亦曰只一信字五年方得成公為蜀未期日月淺其所能變動者精采氣勢之間耳然以武侯論治次第求之則法行在恩加之首而知榮乃限定之餘公所施為正不為悖而獨執未究之意以訾偏攄不終之

治以疵猛是使仲尼子産未終三年而且用以得殺也習苟且養交私上下相玩之時不變出力一矯之疾雷破蟄享昭蘇之快自是瑰瑋絶時不愧道説又不當論其究不究也公濶達恢廓如無所擇而簡别精審細入曲折具有條理憂時憤事殆不可堪而器貌敦博無小丈夫悻悻之陋為文不規規古法才馳氣駕姿態俊發有以踰人晚善為詩歌藻澤腴贍聲韻平妥篇出皆可詠也其最長在奏對移駁之文指畫利病摘抉情偽元

本法令緣飾以典訓使躬受者讋服側聆者省畏張公誠民集王公畀斷令不得見度公所移駮當不㡿也公天性篤至內行甚修事父孝謹有對則立有諫則跪不以既貴少有所懈事兄如父撫弟如子一門之內肅敬而和雍如也入室燕笑有則與夫人相敬不為嫚寢無飾容侍御之人其不邇於色非溺情焉而矯為制者於族婣厚有用情之過至於蒙謗而人知其仁之所存也今仕者往往毀其土之惡以自明所難公在餘姚深言

其君子達理可與慮善其小人明法而易以去非比入朝縣之士民至京師者必見公問起居安否曰吾賢父母也久而益篤其在士飲食必尸祝公彌嚴於為縣時後令至未有所為民輙相語曰得如邱公無按山海關所薦士皆由伍中拔起為名將而論留馬永一疏尤有烈士之風在蜀以薦何卿被言者所蠛然天下皆知公之言當也其在臺大獄起故相永嘉張公來視臺事巧者皆曲意媚之以求進用公與張公同年才名又張公

所欲收嘗語公得君與我閱稿獄事濟矣公遜謝不能而已張公滋不悅公卒以憂去免已而附麗之者多至大官還臺視之漠如公嘗以言事一謫推官旋蒙召復一下詔獄未幾得釋而意氣不少挫嗚呼可謂明於大義尚風節偉丈夫也始公受命赴蜀寓書於余有不俎豆張忠定之側非夫之語觀其詞旨感淬將在前修林見素彭幸庵胡静庵諸名卿頡頏之列單車入棧志意慷慨有叱馭過坂之心何其壯也令其風烈雖著而緒

業不竟談誦方顯而謗懟參半又可悲夫公殁余哭之哀其子維禎出公篋中故書予檢數十札皆京師貴人所與公札中亹亹皆美詞余謂維禎曰此皆不足為尊公重獨太史貞吉一札寂寞數語有云僕嘗揚言于人人使蜀中得借留集齋三年百姓瘳矣斯言僕與公皆可無愧也此札所言宜使當世知言之君子共記之耳維禎謹藏而録之公塟太史孫季泉公狀其事而半洲蔡司馬公銘其藏余於公最雅故獨論其意而傳之而

銘狀所載皆不復出也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七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傳二

名臣

蒼谷先生傳 薛應旂

蒼谷先生者河南郟縣人也姓王名尚絅字錦夫别號蒼谷學者稱為蒼谷先生始在襁褓即頴異不凡能言時遂出成人語五歳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乃

謂其父教授平山君曰兒長當如此七歲日記數百言
或謂之曰子後當狀元及第乃應之曰吾讀書寧止為
榮進巳耶盖自其童丱時已立志為聖賢之學矣比長
盡通五經諸子尤邃于三禮年十八以儒士中弘治乙
夘鄉試壬戌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有賢名正德戊
辰調吏部稽勲主事尋遷驗封員外郎已遷稽勲郎
中值尚書張綵依阿逆瑾勢焰薰灼每有私囑輙以正
對且反覆理諭綵不堪甚銜之或謂先生曰固知不屑

於富貴如將取禍何先生曰是有命焉非逢迎之所能免也不閲月繇坐瑾黨伏誅人服先生之達壬申邃菴楊公爲尚書先生議論亦多不合遂乞補外出爲山西參政疏請侍養家居十九年樂道安貧養親教子於蒼山谷中築讀書臺開渴睡洞往來於扈磵墅徜徉於馬牛亭養粹凝虛觀空忘象隨意所適採山釣水若將終身也京師故舊不通一字雖徵書屢至矢志不移己卯起四川參政不赴嘉靖丙戌起陝西毋聶太安人勸之

行不得已就道時陜西有邊警邃菴自吏部尚書既歸復起為三邊總制見先生喜曰吾今日乃知王錦夫也即以兵柄付之不閲月奏捷邃菴特疏以薦未幾聞母喪仰天大慟曰為數月之出貽終身之恨即早夜奔歸曲盡葬祭之禮戊子冬起復赴部中途適歲大饑奏捄荒十三事已而復除山西叅政巳丑夏四月遷浙江右布政使庚寅冬廵按浙江御史李佶以先生不行磬折之禮妄摭論列先生曰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官乃怙勢

作勢動以劾疏凌人尚可仕乎遂棄官歸歸不逾月吏部覆奏謂李佶職在激揚論事不實王絅宜照舊供職乃復移檄起先生於家督促再三至辛夘秋乃復如浙浙之老幼懽呼迎候者載道然先生此起盖已非其志矣至冬十月疾作遂卒先生文追秦漢詩過蘇李一時藝林咸稱作者有蒼谷集十二卷行於世然實非先生之所尚也先生平生每右兩程而左三蘇崇理學而鄙詞翰使假之以年當必有繼往聖以開來學者而世顧

以功名事業期之又豈以知先生哉薛某曰余為南吏部主事時安陽崔後渠先生為禮侍嘗與余論弘治間人才在其中州者則以何柏齋王蒼谷為首稱謂其志於理學而李空同何大復王浚川孟有涯諸公則文章氣節之士耳及余進郎中臨汾張西磐先生為吏書每論及同年之在州者則亦曰栢齋蒼谷而大復浚川次之其評隲之微亦後渠之意也余亦素聞諸公之大畧既因兩先生之言而致詳焉然于蒼谷之為浙江右轄

則竟未之知也故先年作浙江通誌於官司中竟遺蒼谷之名乃令其季子府特持當代諸賢各書蒼谷之素履詰余問傳而余又記憶崔張之言不覺憮然自失晋陶侃子胡奴以袁宏為東征賦不及其父功烈至抽刀問之而宏為之續書其事翊府禮問之殷而余又素知蒼谷之賢者其又何辭因為之傳云

李天瑞傳 邵寶

天瑞諱文祥姓李氏天瑞字也世為湖廣麻城人祖某

正統壬戌進士累官山西布政使父某成化己丑進士歷陜西叅政叅政公配趙氏生天瑞五六歲即露頭角及就傅授以書多誦強記應口屬對輙能驚人十三能文十五學春秋書其簡曰學不到聖賢終為人下二十中鄉試高第卒業南雍愈力於學登丁未進士以風義自持一時名士多與友善見沉浮世事者輙叱詈之上即阼上新政疏要在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過切直疏入數日召詰左順門中人傳詰疏中中興再

造等語以為不祥天瑞從容對命既而得旨俾佐劇縣
遂補咸寧丞至謁上官有欲門見之者天瑞卻立不進
曰庭叅有禮此非其所上官改容禮之巡撫欲調守城
卒從巡而民壯代守天瑞悉放民壯卒不果出凡居數
月民吏畏服或言天瑞不宜外補上意解時三原王公
再起掌銓因奏召還闕中父老擁道號泣監司有所餽
者悉謝不受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天瑞曰孟子大
賢必有所處吾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既至授職方

主事居十八日中書舍人某以言事下詔獄乃有媒蘖
天瑞妄議朝政者於是被逮成狀下法司擬罪主者承
望比附加重天瑞曰天下後世公議固在復何恨哉誣
伏不辭中外寃之既而有欲指媒蘖者以詃其人懼乃
容解從輕降興隆衛經歷興隆處苗夷間為雲貴要衝
涖有給遞疆有竊攘上慢下抗名分蕩然天瑞立法均
差復招致寨長申斷場禁雖異種部落亦凜然知畏相
戒無犯提學吳副使檄兼學事天瑞首新文廟簿正祭

品置田以供慱遷俊秀分齋肄業親為講說鄰境士聞風來遊者若干人俗尚邪術病必禱鬼喪必奉佛天瑞集僧巫火其書罷遣就常業或以歲旱請名方士天瑞曰毋吾自禱之卜日齋戒將有事於羣望是夜雨厥明徒跣走龍洞大雨及還乃止都御史鄧公廷瓚奉命征苗咨訪兵畧大奇其才以憲職薦天瑞曰昔以言出今以軍功進不可固辭不得乃請貴表京師因圖告歸疏再上不許即日南還大雪中行數百里至商城曲河氷

隋隕焉有司出諸氷中殯之弟之禎奔赴以其喪歸塟於桊家園之原天瑞少有大志讀書積學晝夜不息其在家敦行孝友施及宗姻至於義所未安輙侃侃正論辭受取與一審於義好分別是非寡合少容人頗稱傲亦不之恤及更事久深自抑損每以浮名為慮凡有議論原古證今具有條緒於文亦然詩尚精婉所著有檢齋稿若干卷生男一曰京元夭死女二年三十論曰古有磊落奇偉之士天瑞殆其人哉方天瑞弱冠時精神

氣槩殆將傲睨一世及遲回顛頓曾不少變而持之益
堅其執禮似簡盡職似矯守法似刻非君子鮮能知之
若夫歛華就實每恐規模太廣而才力弗逮不以自沮
而必求往進咸寧之振奮興隆之綜理亦可觀矣充是
心也何所不至而遽至於是豈非天哉先是天瑞雪中
過予於許留三日而別講論經史旁及時事以至詞章
翰墨無品評自謂慕古用心極苦恐不能壽已而果然
豈非天哉嗚呼天之於才生之固難而卒自戕之果何

為哉果何為哉

齊安三先生列傳　王一鳴

夫人才亦其所應運而生者哉或地氣使然也夫豈其偶然歟吾聞世運與地氣合夫是之謂應齊安東西浸江之邑亦淮漢之間一都會也當國家休明之政積而百年在憲宗之際田野闢治戈甲朽鈍百姓富厚蒸蒸為乂而宦官内訌則請斂為常權臣外横則抗疏不諱職方之氣於今為烈矣承平既久邊陲失禦本兵雉經

於圜土中丞扼腕於九塞羽書旁午軍興乏絕而陜以
西有召虎作鎮維周之翰者矣至於孝宗中天之運北
地汝南騷雅中興徐薛邊諸子并驂上駟而江漢之間
俯顏拾廖孚童包張者裕州府君其人也至其伏闕之
書諫臣攦指裕州為治誅鋤豪猾進而鼓其伉直退而
而修其文辭此不其尤彰明較著者哉夫人臣之於國
家當其無事則亦猶夫故吾也小人在側則搏之而為
諫敵衆窺邊則動之而為功山澤之間放逐比至踪跡

遼濶則憤結齟齬而為文章此其大較然也竊以是窺於君臣之際矣君常執不用之權以搆臣而臣卒不勝臣常執不出之節以搆君而君亦卒不勝然臣卒以其不出之節致於君而成吾君之世之度外奇舉君亦以不用之權鼓舞一世使瑰瑋之士悲憤之文皆見於吾世是兩搆而兩相成也故夫茂堅之横也安之汚也瑾之猾也仲文之纔也皆愛我之精者也河伯之名也四郊之不靖也放逐之窮愁也皆資我之精者也晚近世

淺見寡聞之士是豈能與論其生熟哉嗚呼河清可俟人生幾何此其人皆倜儻非常之士也誦其詩讀其書且將旦暮遇之後有作者私淑諸人也則是在後死者焉

李職方列傳王一鳴

夫學者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意氣不足也君子褆其身温良恭儉讓以得之乃其君臣之間若雷電若雷且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未命而唯唯未使而

諾諾龍之頷下逆鱗徑尺王者尊嚴若斯之甚也而説者曰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罪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此何以稱焉外史氏曰余生江黄盖嘗竊聞麻城有李職方云薦紳士大夫稱説抗直諫諭如解縉李夢陽之倫詳矣由余所聞職方其義至髙乃文辭不少槩見何哉乃其所睹記可太息焉其傳曰李職方文祥李瀙之子也憲宗時瀙為叅政其以叅政教文祥文亡害也文祥成進士萬安方以大學士尊寵用

事又附上聞臣李孜省孜省從中爲安地安益無所恐以文祥名高也者思相結納萬文璧安孫也從文璧所紹介得文祥文祥因約明旦過臣所其明日高會益多帀牛酒供帳甚盛致語文祥曰臣得以備主上股肱之事李孜省貴人也且與臣有肝胆之義幸而在事足下當無憂富貴足下念我此語乎文祥第目攝之不對且咏所爲畫鳩詩仰天大笑冠纓索絕不謝安去安恚甚語文璧曰夫夫俠儒也會孝宗初即位文祥上書言中興事

語侵安兼請尚方劍誅中貴人甚急安與中貴人共擠之得咸寧丞居頃之尚書王恕為吏部乃日夜為上泣曰李文祥才氣無雙皇帝初即位文祥流涕言事稱萬安李孜省當斬狀今萬安李孜省已死洵不食其餘矣願終赦文祥且文祥在數千里外日夜東望者上耳孝宗急召文祥以六傳至都拜兵部職方司主事而文祥與故人鄒智湯𥂕吉文等遊甚歡吉文上書孝宗語連文祥復謫興隆衛經歷興隆鬼方地也文祥居之亡恙

竟以入賀渡商城水溺死鄒智亦謫吏目死由是觀之
天耶人耶語曰觀聽不叅則誠不聞若文祥者所謂誠
者非耶侃侃如斯而卒屏氣以死成祖孝宗武毅聖賢
之君其觀聽也叅矣解縉以赭衣死文祥鄒智以謫死
李夢陽死地而後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吕震萬安
與時浮沉其於賢士大夫不啻殺之暴厲恣睢僅罷官
卒以老死是遵何德哉至若近世慷慨直節之士其遇
禍者不可勝數也或脂韋淟涊跼蹐效轅下駒而終身

逸樂富厚累世不絶余有疑焉儻所謂𥙷觀得耶失耶
荀子曰耻不信不耻不見信耻不能不耻不見用閑則
敬而齊憂則静而理窮則約而羣若存若亡其於出處
可端拜而議焉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
不如待時文祥遇孝宗不能免於咸寧而能俛得於職
方而卒不免於興隆以死徼閼而徼通之即再閼而竟
死焉是其不可知者矣論曰讀職方事輙流涕者耶然
職方之後裕州府君諫江彬邢寰諫南巡狩石金諫求

神仙先兩人皆貶而石金獨削籍

劉莊襄公列傳　王一鳴

劉莊襄公天和者湖廣麻城人也其先曰劉夢元時從高皇帝起兵得漳州府同知者也故南昌徙麻城天和家世世受春秋為進士高第孝宗弘治中父燧為豐城令而天和以長子從行豐城楊文恪公廉有學行天和以師禮行廉常從遊有所揚扢辨說及授博士業而廉曰嗟乎子能遇時如令子當令上時功謀可勝量哉及

武宗初立天和成進士為禮部主事居二歲以茂異拜御史出按陜以西先是中貴人廖堂鎮陜以西貪横甚其弟鵬為錦衣衛指揮使相因緣為姦也天和至陜以西即榜堂不法事於市又廉得堂左右數人下獄堂佯謝過曰堂已耄堂舍人為姦公誅之當耳而陰從弟鵬闗節幸臣錢寧所地所為謗書以其校卒稱詔捕天和下錦衣獄長安吏民至慟哭擁車車軛不得發堂益陰求得刺客欲殺天和甚急長安民張傑王倫以力持之褁

粮相隨至傳舍輙同卧起嘗天和食得不死下獄無所
考遂長繫竟赦出爲金壇丞亡何進爲其令稍遷蘇州
同知又徙爲湖州知府其以湖州知府治行天下第一
也晉副使視陜以西學政其職益稱明年遷大常即以
其年爲右僉都御史視甘肅屯政而大學士楊一清爲
世宗言曰劉天和先以廖堂之故大有造於秦秦人思
之且自負其能終不當使獨在燉煌酒泉之間於是乃
徙爲陜以西廵撫都御史即劾去填陜以西中貴人及

他利害上之世宗民大悦每出寵相指曰此曩者擁車
公耶既出師平洮岷番獲甲首三百鹵倍之其平他盜
賊稱是其明年毋秦夫人卒天和東歸而黄河日益南
徙歷濟而徐皆旁溢不可以漕上從里中詔天和以都
御史治河天和則疏汴水自朱仙鎮至沛又疏山東七
十二泉自嵬尼山至南旺湖役民二萬費户部金錢不
至二萬功成上嘉之晉侍郎遂以侍郎居三邊北拒敵
丙申七破敵丁酉十一破敵己亥十一破敵先後得敵

首數千級庚子敵吉囊將大入天和集諸將以所賜金為牛酒饗士陳二劔堂皇指左劔曰將不用命者狗此指右劍曰卒不用命者狗此敵至我師醉乗醉登埤諜者走天和天和夜馳八十里至花馬池即故壘營之敵錯愕不敢犯引而且西天和召醉帥至罵曰子反以小忠之僕死況當勁敵者乎則醉者乎亦何其不敗之有立斬以狗衆股慄會天大雷雨晝晦冥敵弓膠解盡馬蹴蹴泥淖中所物故十八九而天和所檄延綏周尚文

寧夏任傑固靖䨓時兵適至天和將三將軍兵擊敵遂大破敵斬其名王以下五百人獲人畜器械稱是捷聞上行飲至告廟禮即軍中拜太子太保錄一子錦衣衛千戶天和每當出兵與士卒同甘苦士卒不食天和亦不食黑水口之役一夜馳八十里吏士皆無人色天和治軍籍不休徐命帳下擊刀斗意氣自若人服其勇矣性廉其以軍興法治全陝人視之泉府也天和得賞賜輒分賜吏士家無餘財終不言田産事所推轂士徧天

下故相太保桂蕚將太傅周尚文皆從貧賤中抜之尚文從天和以將軍數出塞卒至通侯其慷慨峻潔殆天性也終其身與權貴人相抗當中貴人劉瑾用事時以同姓故謁公耳詭曰臣幸事皇帝富貴惟臣所致君有意乎天和不對去而以其兵部尚書入燕也上以敵歲大入大同薊州或闌入都門憂之使天和專治兵無所中制也而中貴人大將以廖堂劉瑾故事相傳聞多恐懼而上所幸方士陶仲文於天和未至都三舍而近使

使以外戚禮迎天和天和髮上指恚曰與而主胡戚耶天和結髮事皇帝下獄當死不死在馬革間日夜與勁敵戰不死而主黄冠瞠然者耶終不能與若共事矣不視而去天和至治兵其中貴人大將恐懼者以其皆乾沒軍食予空名恐天和有意督過之首鼠兩端卒莫得要領天和益欝欝不得志而仲文日讒間天和於上天和日夜請去遂歸竟卒不得起上輟朝議祭祭至九議塟皆以大司農金錢議謚以履正志和因事有功得莊

襄議贈少保天和卒二十二年而仲文死穆宗詔籍其家不得藏尺布天和部曲莫不扼腕曰恨不見莊襄公者矣論曰劉公南人也十萬浴鐵之騎攉掣於交戟之外以尺一如意揮之煒如也三秦之日校卒挾壐書一旦以銀鐺至豺虎交跡其就道無慘容者其定力有以勝之也夫志大者不能無小出入術勝者不能無巧進退其以布衣遊兩都潦倒諸生耳一發而雲蒸龍變處如處女出如脫兔可勝道哉

裕州府君列傳　王一鳴

裕州府君者余從四世祖也名諱不得稱字稚欽學者稱夢澤先生云其業成海内無不知有夢澤先生而余於子姓閒居恒稱府君府君少頴朗從父叅政府君遊於四方其為文頃刻便就多奇氣然好狎遊黏竿風鳶諸童子樂又蹶不可馴叅政府君扶扑之輒呼曰大夫奈何輒虐海内名士耶為翰林庶吉士詩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士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鄭善夫故事學士

二人為庶吉士師甚嚴重府君獨心易之時登院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大恚然度無如何佯為不知也時江彬挾武宗南下府君欲率汪應軫江暉曹嘉舒芬馬汝驥等上書言江彬學士石珤止之府君旦賦烏母謠揭之壁珤語不得出吐舌焉久之竟為給事中言江彬謫裕州知州既中不屑州而以諫出益怏怏不樂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王生迎耶當不愧死而出候其師陳鳳

梧以他藩道者梧好謂曰足下候我固厚而御史從後來足下儻有意一見乎且足下厚我以師故即御史君命也府君曰善乃前迎御史喻茂堅茂堅素鷙悍至州數州吏徵過對府君榜之府君大罵曰陳先生悞我我見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從守勿更侍州吏慴伏無敢留者茂堅窘不能具朝餔謀於陳鳳梧為謝過稍給之僅得夜引去於是監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而恨府君益甚為文致大梁獄獄中有左賦賦曰晝晦宵明川停嶽

行隆冬劇燠六月而氷墮毛不揚石舉輿升廢鼙振韵奮霆無聲羣欣逐臭乃厭蘭芳猜鸞駭鳳精粻飼梟仁蹻德跖勁狐射堯恬海狎江隘瀆沉舠風虎輟嘯土兕而號曠聽既收聾司音矣彼之朦朧五色分矣跛足則縛蹇服乘矣侏儒引臂上捫星矣醜女專憐嫋媛不御讋壁惡蠅蹈巾首屨適郛捐達擇潦而步貢獲閉勇尪夫勁弓麓兔折趾獵者兢兮不根而葉李為孟兮亂曰被繳之烏戴拔其翎彼實酖酒謂爾何醒冠踰其垣導

寃以登彼田不治懟隣之耕及出獄罷官歸家居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多囚服蓬首垢面見之間衣紅騎牛嘯歌因作述遂螢火二賦以自廣其述遂賦曰緊南服之靈萃兮頴豐慧於方童稽統世之軒崇兮惟哲人焉以降歘翼振而霄舉兮紛齊羽之誰蹤載殊薦以遹秩兮帝賚洞其美衷羌嶽立而坎視兮將媒靜乎遐至中實慍乎攘攘兮詎徒與之求避謇命占以吉貢兮覽蕪蔓焉是芟靡市背而岑閒兮曰惟宵乎其內

隈不岌岌而崇兮逕不疊疊而遒彼衙衙之侈搆兮反予睇其足羞抗隆棟以絺宇兮修垣遵乎坤隅約蓀蘭使被椽兮令日月乎常樞苟能奐娛以宅志兮是固予心之所仇重仁而襲義兮障夫塵之累也扃禮而牖智兮專乎其所事也吾將服貞一以省處兮夫豈惟藝之囿也括道羈以充詘兮固衆兆之所駭也紛悖矚以竚貽兮欲干傺而儃佪眩厥施而弗竟乃各以其膚猜嗟躁士之本剝兮宜甫趨而忽蹶醜憸夫之懷詭兮乃讐

直而委折傷二者之偕失兮荃菉葹畨厥居心務却以基進兮惟欲然裕其所如晦累而冥探兮所以君子紛華彼時俗之佻洸兮背繩墨而馳驟予將服正則以恬守兮虞宮步於欹陬夫朋不可以聲來兮功不可偶作疇廢伏而有章兮疇棄耕而能穫亂曰仆不僵兮進不姸歛神志兮守吾玄有弗據兮孰敢姸匪邃道兮曷其然其螢火賦曰當朱明之杪月翫流螢之宵征感温風之扇爍釀腐草之末榮既化植以為動復緣死而遂生

庶揚光於寅閬甘匿景於太陽或內照之猶尠焉旁燭以無疆謬用晦之邃旨實自焚之為防孰潛形而更昭孰益膏而罔竭何恒焰而不灰何炙手而弗熱彼玄宇之巧入訝明珠之翻飛偶驚飆之散激駭星辰之乍布羌倏明而忽滅蓋石火之暫爾其代燈燭於書筵紛軒除以見掇幸蝌蚪之與隣聚朋侶而囊括將炫赫以階危恨微軀之難脫亂曰日月出矣爝火何為闇然而章聖哲弗譏伯陽守黑豈邇禍機會世宗欲張楚詔修楚

史都御史顧璘心知府君竒節疏上世宗疏曰臣都御史璘頓首昧死上言夫陛下欲張楚勒成一家之言備萬世天下之觀乎非得倚相觀射父之才不可故裕州知府王廷陳故亳州知州顏木皆有良史才惟上財察於是起府君及顏木給筆札承天居頃之書成上之世宗賜金幣然亦有所長短而璘嘆曰天乎夫王顏之才竟汶汶也府君性固高潔即平居郡國之吏無敢輙至其廬即至不得見惟大梁郭鳳儀東吳皇甫汸各以其

業進相得甚驩故夏宰相言時時餽遺不絶府君無所
答亦不大通長安書其介如此著書十七卷二十餘萬
言先是舒芬江暉曹嘉皆貶皆曲赦汪應軫為副使馬
仲驥至尚書顔木亦罷官以死木未死時故人為叅政
至随州訪木匿不得見既行部他邑有田父荷擔以炙
鷄瓢酒由中道入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飲至醉委
瓢擔以去追問邸舍人莫能踪跡矣論曰太上立徳其
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夫其以尺一之書上建章闕下至

死不惓沮者非其偶然亦計畫無所復之耳乃其從容優游禁之不止刼之不撓何堇堇也夫漆園貧賤玄亭寂寥蠶室下而自叙與上官讒而懷沙賦語默相抗進退相角矣然節義之於文章猶二之也代不數而得之楚人不數而得之府君節與文不兩得而府君俛得之此豈富貴利達足動其心哉

霍文敏公傳 郭棐

霍韜字渭先號兀厓更渭厓南海人生而頴異年十九

始發憤學業不知芬華可欲事竭力奉親嘗書居處茶
三字坐卧相對心無外馳曰他日對君亦惟是其志蓋
素定也入郡庠為督學使者屢擢首多士癸酉舉鄉試
第二名甲戌會試第一人廷試擬鼎甲以倒用讀卷官
關防寘二甲第一疏請歸娶旋丁外艱讀禮暇日博涉
羣書著象山學辨雅樂訓釋辛巳北上過飛來移文山
神以熄虎患又毀滛詞以杜舟楫之害秋授兵部主事
世宗即位上大禮疏明繼統不繼嗣之說力詆禮官議

禮之非曰崇正統之大義曰正彞倫之大經皇上於孝宗稱曰皇伯考於武宗稱曰皇兄於興獻王稱曰皇考其正也於廟祀孝宗祝之詞稱嗣皇帝姪於武宗祝之詞皇帝弟於廟祀興獻皇祝之詞稱皇帝孝子其正也是故正統之傳由憲宗而孝宗而武宗而皇上相承無極此大一統也武宗於皇上不失兄弟之倫皇上於興獻不失父子之親此大綱常也時服其議嘉靖壬午進三劄曰居處恭為聖賢之大精任大臣為聖政之要曰

六官舉職表率羣僚曰救積獘正人心擴天理遏人欲
侃侃萬言真致治鴻畧也時以董賈比之力疾辭歸開
四峰書院集遠近好古之士講明聖學丙戌大禮書成
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固辭屢旨不允賜文獻通考一
百卷命部檄停諸司俸趣行不得已出山既入館上辭
免日講疏及治河并救積獘疏轉詹事兼學士上鹽法
及任大臣疏又上慎保聖躬并采老臣遺議疏戊子陞
禮部侍郎尋陞尚書五疏辭允上謹天戒疏又上郊祀

疏上怒付詔獄尋免復原官上廓大公賛聖治及愼選科道疏丙申陞南禮部尚書已亥轉北加少保掌詹事府事進聖功圖上災異自陳疏上禁訛言疏庚子春上薛瑄從祀議十月卒於京詔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敏初上命公入内閣辦事力辭不拜盖公天性忠直剛大由於所養見之所踐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其節操則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歴官三十年位居上卿服無重釆食不兼味澹泊一類儒生不肯認李時毛

澄為座主不認三百士為門生至引扳士類勤勤懇懇
薦王守仁平粤冦用王瓊握兵柄薦王九思康海李夢
陽之文章氣節至薦隱逸則曰臣不如甘學林克忠人
但見昻然屹立不知其歆然不自足休休而有容也公
立朝疏凡九十上皆關軍民大計世道大防學術正而
德施普矣其讓相有崔蔣坡之風犯顔有張曲江之直
上嚴憚之每起居有失輙曰霍韜得毋知否公歿後僉
夫揚眉善人重足咸嘆曰使公在寧有是耶君子曰昔

汲黯在漢淮南寢謀世宗初元大臣殫力襄賛求其謇諤不回有長孺之風者公一人而已

何端恪公傳　郭棐

何維柏字喬仲南海沙滘人大父方父應初皆以公貴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生甫四歲見客有尊貴者端拱為禮客竒異之長為三水諸生閉戶讀書玩繹周程諸子得其大旨每言動稍忽則曰得無與聖賢殊乎嘉靖辛夘以三禮舉於鄉下第歸入西樵古梅

洞澄心靜坐日讀白沙集思見端倪時霍文敏方文襄常過訪洞中語多默契乙未舉進士讀中秘書益窺見精蘊尋授御史上沙河功德二疏省費百萬毛總制奪情起復征安南疏論其非是上嘉納焉未幾在告復入西樵與劉素子模王青蘿漸達陳尭山激衷論學門人遠方來者屨常滿癸卯北上訪羅整菴以證白沙之學日益精進既補尋出按閩值歲大祲福興漳泉為甚公亟畫策發倉親率郡邑長吏賑恤全活數十萬命時分宜

竊柄摧陷言官公首疏其奸比之李林甫盧杞上震怒詔逮官校至公即受縶神色自若賦詩有孤臣儻有生還日聖德真同宇宙寬之句所過士庶遮留動以萬計緹騎持之急諸生大哭公徐徐拱謝曰此予慮定而後發人臣之義自當如是生何哭為民間矢為歌謡有誠儆録以傳逮至廷杖僅存餘息備極拷掠語不變下獄與楊斛山周納谿劉晴川三公聚首甚愜上一日於宫中扶鸞問養身治國之要神對以養身莫要於寡欲治

國莫先於惜才上黙悟乃削籍歸時通議公方矯健公日侍膝下稱觴為懽教其弟維椅舉進士讀中秘書公乃屏居詞林日集生徒發明理窾名所居曰天山草堂又闢河南勝地為天山書院以處從遊之士隆慶改元詔復原官遷大理再協院徐文貞楊襄毅二公敬重之機務重大多所取決既而丁内艱還廬墓側服闋遇今上登極召入仍舊職轉貳銓卿上修聖德勤聖學飭羣工諸疏多讜語忤江陵意值江陵遭父喪奪情太宰張

公瀚以保留質之公曰此萬世綱常不可易也江陵聞而銜之遷南秩宗實遠之也公次潞河乞骸骨歸居草堂與諸生講明白沙宗旨逾十年丁亥卒上惻然命祭賜水衡金錢以塟謚曰端恪公學以無欲之教為宗而忠孝實行出處大節可為世範所著有易義禮經說太極圖解天山草堂存稿及編陳子言行録傳於世學者稱古林先生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姚希慶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傳三

名臣

朱恭肅公傳　瞿景淳

余為諸生時有自吳門來者道太宰朱公却商人請一事余深有感焉夫不惑於利不受請托知自好者皆能之公於商人請獨蹙然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

於我哉因深自刻責商人乃悔罪叩首請退此於楊伯起之郤金或過之矣歲辛亥余以使事過吳門始獲拜公於里第公風度凝遠真後學典刑不數年公乃捐館逮今丙寅公從子景元持公年譜授余余伏讀之乃作公傳云傳曰故南京吏部尚書恭肅朱公諱某字某别號玉峯藕之吳趨里人也公自幼端重絶嬉戲稍長服習侍御遂菴公庭訓潛心墳典言動悉有程度識者已知為異人年二十三舉於應天明年丙辰對策大廷賜

狀元及第時敬皇帝注意作人擇儒臣董教吉士公亦
肄業其中博求約取淬礪不休學日益邃每修會典修
實録修通鑑纂要一代典訓多頼刊定公侍經筵每進
講必先期沐浴務致誠敬庶幾感格考試取士得人最
盛異日多為名臣公之奉職固不必勤一事以自效也
為修撰凡八年而晉侍讀又十有三年而晉侍讀學士
學士踰一考乃晉南京吏部右侍郎今上即位轉禮部
右侍郎踰年轉左侍郎時内閣缺人吏曹每以公名疏

上而不果用又踰年乃晋南京吏部尚書公恬淡簡静歷官所至惟知自盡而不知其他故其進每難而士論益重余考公遺事竊有異焉公生平與物無忤雖犯不校尤耻言人過若一於寛柔者然武廟初年逆瑾弄權搢紳多遭折辱公獨抗禮不屈雖瑾怒奪公一級而不以為意是又何壯也盖公之不校者含宏之度而必守者義理之勇也中世士大夫忍垢無耻自詭於和厚以避權勢者身則全矣風節不立姦邪益肆國何頼焉亦

有負氣好勝自托於風節而深疾不仁者名則潔矣然身既不容黨禍遂成又何補焉此孔光張禹之徒既終於賣國而陳蕃竇武之賢亦終於速禍也余於是而益嘆公之不可及也公在禮部奏減光禄冗役若干人在吏部特薦遷謫鄒公守益皆有補於聖政余猶嘉公考察自陳一疏其言若曰國家考察非必每衙門各去幾人而後可以為公也如有可去雖多去之可也如無可去雖盡留之可也何必槩去之哉因堅自引去此雖公

一時自陳之辭迄今柄考察者酌而行之可也公生平不自炫於文而太羹玄酒玩之有不窮之味不自矜於節而泰山喬嶽望之有難犯之色對人不輕出一言及臨大節議大事必據經典求至當雖賁育不能奪蓋養深而守定信天下之完人也已家居三十餘年雖處城市不一入公府達官涖茲土及縉紳過從者始一延接旋卜築山中以書史自娛時與故舊子姪散步逍遥田父見之不知爲貴人云公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情意懇

惻居二親喪哀毀三年恒廬墓側錢淑人卒公獨居二十九年旁無姬妾之侍弟姪姻戚恒相對共食雖無異味必盡其懽經時不見必令人速之盖天性惇篤不俟矯飾也公雖身為大臣接人恒温恭有禮不間卑幼雖家無厚貲憫窮恤匱惟力是視民苦役費首剏已產十一為役田助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之仰公久矣公之懿行不可殫述因論其大者以貽同志云論曰憸壬之害正甚哉夫有瑕者不免於畏人太宰朱公雖

逆瑾之勢且不為動何言有畏而科官得不去哉公既被誣請去辭甚激切聽者危之上雖聽公去猶命有司歲給廩米夫役益異數也非上仁明曷有是哉公既沒而恤典有加不俟陳乞益公之受知素深而完節皭然始終無可疵議矣彼哓哓者徒自彰其惡於公果何損也

上篇　鄒觀光

許孚遠浙江德清人為吏部主事會時有學禁遂出為

僉事旋降運判量移南太僕丞累遷知府陜西提學副使以倡道作人為己任陞應天府府丞會都御史李公材以邊事逮公移書所知訟寃御史論公私揭違禁遂得降謫歸二季起補僉事公冲夷恬澹見者心醉所至尚德化其學以知止為要領以格物為工夫嘗謂存省三十餘年以古人敬止為法比來見格物之功真切嚴毅不容躲閃有物則蔽無物則明有物則亂無物則定蚤夜之間絕無物累則心境寧貼庶幾敬止又曰世之

學者根器不同造詣亦别惟其悟入無有不可豈必以一說自號率天下而從之邪又謂王文成專言致良知洞徹性靈而學者依傍靈明知覺遂多淪於空虛踈畧之病李孟誠專以修身為本似至直截簡易而乃謂格致誠正齊治均平并以修身為則又落孟誠之見道無人我亦無古令朱子嘗更程子之說王子復更朱子之說後有著述要以發明此理豈敢遽以為是而謂度越前人者哉劉東星山西澤州人自庶吉士改給事中降

蒲城丞陞知縣累陞至浙江提學副使湖廣右布政使公冲夷粹雅飲人以和所至與賢士大夫講説文藝討求名理若不知有一切世法苛禮者而職業自舉士被其容接者咸謂若精金粹玉頌之不啻其口出雖輿臺隷卒亦知其為清品也在楚時間留諸士脱粟飯猶出簪珥治辦云劉應麟江西鄱陽人自庶吉士改禮部為郎時與同舍諸郎為讀書會以文行相砥礪嘗曰修行欲如河津之篤擣詞欲如獻吉之贍後陞廣東提學副使

乞致仕歸已起補廣西提學累遷至浙江左布政使陞僉都御史廵撫吴中吴中諸貴人以逋賦為常至累閶閻公至察積逋甚力然諸皆豪有力所從來乆遠科臣遂劾公夫歲飢也而急催科邪公亦疏言臣所督者力不至逋而損國病民者耳非損民以益國也無何乞病歸詔許之會有科臣言公真誠任事不宜聽公請户部復疏極言公賢遇缺起用然公業已歸田數年弓旌未及也耿定力湖廣黄安人自成都知府遷福建提學副

使與其兄司徒公皆以倡明道學為任司徒公之學深
諸而有權衡副使公之學真誠而無粉飾每與士大夫
論學就事論事極有鍼砭至公立身行已絶不為崖異
而人自以為不可及姜士昌直隸丹徒人為户部郎慷
慨有志節甞疏請皇上視朝聽講上皆嘉納之最後疏
言黜奸邪培士節定國論核名實汰罪贖五事其大指
謂人臣上欲有益於國以正直為第一義下欲有益於
民以廉潔為第一義請黜徐顯卿等而薦陳有年諸君

子無何出為陜西提學副使教士先行誼而後文辭諸生試日人舉德行端方一人不舉與不公者黜罰有差又集士之儁者於書院分為五會曰經學會曰史學會曰古文辭會曰理學會曰當代典故會邱度淮安人為汝寧府知府孝友清謹士論翕然稱之是時陳汝之間歲饑公精心賑濟所全活甚衆蕭良譽湖廣漢陽人寧國知府清癯文弱若不勝衣而抑豪子困與士化民治行為江南北最遷河南提學副使乞病還生作自檢編

以貽諸生其言曰此心之神足周八極而徹千古惟時從靜中收攝究足常定常明則精采不可勝用又曰神愈潛則愈王智愈晦則愈明思愈近則愈遠力愈不足則愈有餘又曰外孝弟忠信無著落處外辭受取予無關鍵處外視聽言動無體貼處外喜怒哀樂無鍛鍊處不學者既沉酣侈肆學者復虛寂荒唐敝何時而已也皆足稱名言云崔應麟獲鹿人余成進士時偶從一宦于真定者與語渠屈指三輔清修惟崔君耳為戸部郎

監兖九江行日焚香于庭盡出其羨餘出示吏書毫不以供行李陞濟南府知府持正不阿顧憲成無錫人為户部主事江陵病盡國祈禱獨君不署名江陵殁調吏部主事遷稽勳員外郎上疏論尚書何起鳴及罷四御史事忤旨謫桂陽州判官遷處州府推官居憂服除起補泉州陞考功主事管選事會有推輔臣之命太宰陳公與君各㸃擬七人已而皆合及詣執政執政詫其何以不與君爭之曰相國知其人則當為慮其終始倘費調

停非國家之福亦非某公之利也時同事有必欲如相國指者君不為動執如初已而削籍某公羅萬化也

下篇　鄒觀光

范世美江西高安人以進士為揚州府推官遷南京刑部郎累遷鎮江府知府攻苦茹淡問遺無所受郡當水陸衝冠蓋輻輳君無問顯晦僅一書代餉不為設供億居常布衣蔬食泊如也王貽德廣西全州人以進士為分宜令輙起輙躓稍遷嘉興知府清而執豪貴人干謁

一無所聽當試弟子員有富人子干三相國書一日并至君故寘之嚳髦一落郡名無所復覬遂多就京師試者嘉興士夫為之語曰若官但貴清則何不刻土木為人而被冠裳彼不更無求邪葢不得志于君者譏其不事事云耳然卒不能加一語徐大任南直寧國人進士為建寧府推官陞南京吏部郎中累遷河南副使調簡補廣西副使疏乞致仕部覆留之君生平繩趨尺步一言動必領于檢柙仕宦二十年而敝廬僅蔽風雨簡素

不異諸生時任江西副使瀕行寮友以錦軸贈行割其文受之而還其縁幅鍾昌廣東東莞人進士累遷彰德府知府時余以稽勲員外郎起家北上道經彰德供億僅具器而已余心竊識之比抵京師而君已陞鹽運使銓曹故以運使為劣轉余嘆曰孰謂古道可行於今日邪稍熏其平生古樸大都類是已頌其清稱者什而八九張稽古陜西寧夏人舉人嘗為河南按察毎出按所部盡郤廪餼第市餅啖之以其餘犒從吏即行居家時

嘗乘一蹇驢行田間耕植自給或謂其不能忘情家人生產余謂若爾則古耦耕灌園之儔非邪張佐治福建平沙人進士知縣累遷紹興府同知自俸入外一切無所取嘗署上虞縣事數月矣忽發一函歸貽衙舍衆共訝謂君從來所未有則紿其使者發視之乃粟實百顆貽太夫人耳士民為之感泣高拱艮山西河津人舉人任西安府同知委署數縣印清苦如一日直指初亦知而薦之故事受薦者例有謝以舉人薦者謝百金君無

以為禮亦竟格不行其後遂亦不得薦闗汝坤山西朔州人舉人為揚州通判揚故利藪而别駕故又多不自愛君孤立為潔其行部如張稽古故事嘗遣家屬婦酷暑騎一羸馬走赤日中屬官有知而憐之者追送長夫秋毫無所受馮渠江西新城人進士任泰興知縣風裁著聞相國申公屬吏部調吳縣君未任貽相國書大都謂相國謬知渠而任使之渠何以報德相國家有不法者請得以法從事所以報也及至吳縣裁豪暴拊貧弱具

如泰興時丙戌大計業議罷有救解者得降二級調閒散稍遷廣東永安知縣調東莞余知其廉乃東莞議論沸起謂君任刑太甚余遇泰興吳縣永安東莞四邑人輙問狀人人言君敝衣冠視事如窶人子而治用嚴最後泰興人言君所督責者衙門猾吏胥及豪强人耳實未嘗妄加刑百姓也頃余覽新城鄧元錫贈君任泰興序則君砥礪好修自舉人時然矣諸壽賢南直崑山人進士觀政時會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公君與進士顧允

成彭遵古抗疏言寰何人而論列忠介得旨退田原籍
數年俱為教授壽賢得河南南陽嚴督諸生課而敦琢
其行誼不少寛假即束脯不受余北上見君貧甚適直
指使者餉余遂以贈君君受之踰二年陞國子助教詣
京師竟歸余贈封識宛然助教賃民居僅一楹與闤闠
無辨是時允成遵古并抗節清修稱三進士云王紹先
陝西三原人以進士為工部主事會潞王出封君同太
監往營建務精覈節縮時與內豎忤躬自苦約即稟給

不受撫按以例餉君君貯衛輝府庫還之郡守爭曰府庫非貯門遺所君為不動已事竣還朝言官劾其不繳御批降調山東鹽運判官率其妻子之任數米而炊脫簪珥自給數月乞致仕去張鯉山東膠州人歲貢任主簿陞縣丞再陞山西芮城知縣騎一騾之官拮据勞作與百姓均甘苦所得俸入常為民完上司贖鍰或有徵取不能辦惟飲泣而已無何陞鄭府審理正仍責向者所騎騾歸

舊銓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君子皭若淵澄屹如岳立庶幾中行尚矣在節之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說者謂聖人之不貴矯也如是非然也雖凶亡悔豈與夫不節之嗟同日而語哉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即汶汶猶將憮焉故曰假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明文海卷三百八十九